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二卷

屏角相郎 緗管，江陰貧家女也。工詞翰，兼好讀相人書，決人禍福多奇中。

年及笄，母氏將字之。緗管鶴曰：「兒相薄，不宜入中饋。母誠愛我，但賦小星可矣。」母以其言多中，許之。而爭聘者，日踵於門。母氏令從簾隙以窺，俱不當意，母曰：「癡婢，眼太高。若輩中寧無一有福兒郎耶？」緗管曰：「非此之謂也。」母詰之，淚盈盈欲下，遂置不問。

泚溪洪生，才士也。愛君山之勝，客於江陰。聞緗管名，登堂求聘。湘管適簸錢屏角，望見之。入謂母口：「堂上客，真兒偶也。」母出見，諾之而去。繼問曰：「是子相若何？」緗管曰：「氣清骨秀，非紈袴中人也。然太清則薄，太秀則削，恐不永年耳。」母愕然曰：「彼既不壽，汝何獨有取也？」緗管泫然曰：「兒昨攬鏡自照，柳眉侵月，梨靨添渦，三午後必合燭居。郎相不利建寅。是真短祿適合，違之不吉。母氏幸勿憂也。」繼而洪別營金屋，擇日以禮迎之。結褵以後，相得甚歡。洪善繪事，長箋短幅，酬應不遑。甫一脫手，緗管即題詩其上。猶記其《題並頭蓮》一絕云：

水雲鄉里見溫柔，多少癡娃蕩畫舟。

江上孤鴛勞寄語，背花飛去莫回頭。傷心之識，見乎詞矣。

一日坐花下，折紙箋作觴政，有並蒂花，並頭花，連理花，葉底花諸名色。拈得者，道《葩經》兩句；合意者，酬以香茗，否則，駢兩指擊腕為罰。緗管拈得並蒂花，曰：「庶幾夙夜，妻子好合。」洪昵而笑曰：「夜合一語，妙出天然，真慧心人也！」繼拈得並頭花。洪曰：「宜爾室家，男子之祥。」緗管曰：「宜男有慶，彼此同之。如卿言，亦復仕耳！」復拈得連理花。緗管曰：「道阻且長，春日載陽。」洪曰：「長春兩字，連理成文，亦巧合矣！」又拈得葉底花。洪曰：「伐木丁丁，其香始升。」緗管笑曰：「木香固登花譜，君何以第二字聯合？」洪笑曰：「此乃所謂葉底花也。」已而問曰：「卿前言並蒂花，不知三百篇中尚有幾許？」緗管曰：「駕彼四牡，顏如渥丹。朝宗於海，蔽芾甘棠。想盡之矣！」洪曰：「我尚有一聯。」緗管請問其說。曰：「亦孔之將，彼黍離離。」緗管愀然曰：「花前偃倚，歡會正長，何至說著將離？」倚欄癡立，凝眸欲涕。洪方溫言勸解，而家中催歸符至矣！迫於父命，不獲已，草草束裝而別。

緗管自洪之去，妝樓長闔，粉匣都收，終日對鏡沉吟，自觀氣色。一日，擲鏡大哭，急呼母氏為制縗經。母曰：「兒癡矣！洪家郎去後，且無一紙病書，何以決其必死，而作此不祥之物？」緗管曰：「以兒氣色徵之，斷不爽也。」母終不許。易以練裙素服，而個中日夕，惟以眼淚洗面而已。

不匝月，訃音果至。毀容絕粒，幾不欲生。有客將洪父命，憐其少寡，恤以數百金，勸令改適。母商諸女。緗管艷然曰：「是何言！我報郎於生者日短，報郎於死者日長。且我之為孀歸，於相信之；我之為節婦，亦於相信之，世有面冷如霜，心寒於雪，而作東風別嫁者哉？」客驚歎而去。述諸洪君之父，人聽之，遂買舟具乘，迎歸于家。

妯娌間有乞其談相者，緗口不道一字。族中子弟知其能詩，競出素縑索句，俱以病辭。曰：「女子有才，終歸無福，舊時結習，儼除盡矣！」惟小鬟竊其《題洪君遺畫》傳示其姪詔恩，得二十八字，曰：

澹紅香白滿欄杆，一段春光畫裡看。

展向秋窗渾不似，梧桐庭院十分寒。此雖吉光片羽，而讀之者，亦可哀其志矣。

鐸曰：「《唐書》載袁天綱相岑文本曰：舍人文才，必振海內，而頭有生骨，恐至損壽。今傳此法於閩中，以為擇婿張本。短緣適合一語，卓然定鑿也。苟廣其術，潘騎省《寡婦賦》可無『忽以捐背』之恨。」

筆頭減壽

中州女子鄭蘭芬，幼失怙。母鍾愛之，日令坐書塾中。牙籤錦軸，縱橫滿案。母常戲之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，但牝而不牡耳！」蘭芬答曰：「只要馳聘詞壇，猶勝劉家豚犬也。」由是閨閣之名，噪聞里黨。

嘗作《錢》卦曰：「錢，利用貞。象曰：『錢方正位乎內，圓正位乎外。方圓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錢有孔方焉，家兄之謂也，兄兄弟弟，父父子於，夫夫婦婦，而錢運亨。運亨，而家道定矣。』象曰：『金自火出。錢，君子以內有物，而外有光。』初九，閒有錢，悔亡。象曰：『閒有錢，來未正也。』六二，無攸遂，在中櫃，貞吉。象曰：『六二之吉，順以藏也。』九三，錢神嚙嚙，悔厲吉。錢奴嘻嘻，終吝。象曰：『錢神嚙嚙，將失也；性奴嘻嘻，失家業也。』六四，富家大吉。象曰：『富家大吉，積在德也。』九五，君子有錢，勿恤吉。象曰：『君子有錢，交相愛也。』上九，有官威如，終吉。象曰：『威如之吉，髮身之謂也。』」晚香徐孝廉載入《蕉窗剩話》，談者豔之。

婢阿康，性慧黠。一日，擷花園亭，久不至。蘭芬遣其第五兒跡之，知為僕廖二所窺。復仿《五子之歌》作《規婢書》嘲之曰：「阿康屍位，以逸豫，荒厥職，同人咸貳。乃盤游無度，戲於寂寞之園。有窮廖二，因人弗見，狎於庭。厥弟五兒，奉主命以從，徯於園之次。五兒大怨，述主人之戒，以作歌。其一曰：『齊家有訓，人可勤，不可怠。勤惟家本，本固家寧。予視天下，愚夫愚婦，一不聽予，一時兩失。禍豈在明，不見是圖。予臨爾眾，憐乎若鐵索之馭六馬。為人下者，奈何弗慎！』其二曰：『訓有之，內作盜荒，外作淫荒，甘懶嗜頑，鑽穴逾牆。有一於此，未有不亡。』其三曰：『惟我高堂，有此義方。汝悞厥訓，亂其紀綱，乃底滅亡。』其四曰：『巍巍我主，一家之尊。有禮有法，貽厥後人。吟詩誦賦，昔人則有。荒墜厥緒，海淫絕軌。』其五曰：『嗚呼急歸，予懷之悲，人實誑女，女將疇依？鬱陶乎予心，頗厚有忸怩。苟侮厥過，來者可追。』」從巧思慧舌，大率類是。

一夕，坐燈下，作《香粉春秋》。未及數行，腕酥體倦，伏兒而寐。瞥至一殿，上橫一金額，曰：「六經大文章處」。一人冕旒端坐，儒冠者數輩，校書兩隅。一人捧冊上曰：「此揚子雲擬《易》。」上座者曰：「《易》自商瞿至田何，凡歷五傳。王弼主理，京房主數，總未盡探其奧，若輩何能妄擬！且渠已屈身新莽，雖有草玄奇字，不足觀也。」又一人上曰：「此張霸偽書。」上座者曰：「《書》自出魯壁，古文不傳久矣！梅賾二十五篇，略存其似，張霸何人，輒敢妄作！」又一人上曰：「此東廣微《補亡詩》。」上座者曰：「命義選詞，亦頗不乖詩教。然魚游清沼，鳥萃乎林，純是晉人口角。何得妄攀風雅！」又一人上曰：「此劉歆集禮。」上座者曰：「河間贗本，辨者實難。《考工》一記，明是漢儒私擬，以補冬官闕略。」又一人上曰：「此何休《春秋傳略》。」上座者曰：「公羊墨守，左氏膏肓，穀梁痼疾，直妄人說夢耳！」又雜陳刪魯論、非孟子等書。上座者勃然怒曰：「擬莊反騷，尚屬小儒弄筆，乃割裂聖經賢傳，妄肆譏彈，當付拔舌獄，以彰孽報。」言未已，一人趨座匍伏。上座者曰：「鄭夾漈，爾欲何言？」逡巡而對曰：「康成輔翼聖經，自謂有功名教。不料閩中末裔，點竄經文，作為遊戲，奈何？」上座者曰：「此侮聖人之言，罪宜加等。姑念閩閩無知，折其壽算，以贖前愆。」

時蘭芬潛伏殿外。聞其言，心驚魄悸，下階一蹙，豁焉夢醒。燈下燒其舊稿，深自懺悔。後字同里某生，嫁前三日而亡，實侮聖言之報也。我輩以文為戲，能不捨旃！

鐸曰：「酒是先生饌，女為君子儒；梨花妙舌，豔絕千古。然世上演《牡丹亭》一日，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，安知非此椿公案發也？吾家湘人，曾作《閩中月令》，有『口脂解凍，簾衣化為鉤。衣潤溽暑，粉雨時行』等語，亦見慧心、而紅箋猶濕，黃土旋埋，自貽伊戚，夫復何尤？附記於此，為之一歎！」

討貓檄

門人黃之駿，好讀書。左圖右史，等諸南面百緘。豢一貓，用以防鼠。視其色，斑斕如虎，群以為俊物。置諸書架旁，終日憨臥，喃喃啞啞，若宣佛號。或曰：「此念佛貓也。」名曰佛奴。鼠耗於室，見佛奴，始猶稍稍斂跡，繼跳梁失足，四體墮地。佛奴撫摩再四，導之去。嗣後眾鼠懼無畏意，成群結隊，環繞於側。

一日，踏肩登背，竟齧其鼻，血涔涔不止。黃生將乞刀圭以治。予適過之，叱曰：「畜貓本以捕鼠。乃不能翦除，是溺職也。反為所噬，是失體也。正宜執鞭撻而問之，何以藥為？」命生作論文討之，予為點定。其檄曰：

捕鼠將佛奴者，性成巽懦，貌托仁慈。學雪衣娘之誦經，冒尾君子之守矩。花陰晝懶，不管翻盆，竹簟宵慵，由他鑿壁。甚至呼朋引類，九子環魔母之宮，疊輩登肩，六賊戲彌陀之崖。而猶以老僧入定，不見不聞，傀儡登場，無聲無臭。優柔寡斷，姑息養奸，遂占滅鼻之凶，反中磨牙之毒。閻羅怕鬼，掃盡威風，大將怯兵，喪其紀律。自甘唾面，實為縱惡之尤，誰生厲階，盡出沽名之輩。是用排楚人犬牙之陣，整蔡州驟子之軍。佐以牛棰，加之馬索。輕則同於執豕，重則等於鞭羊。懸諾狐首竿頭，留作前車之鑒；縛向麒麟檀上，且觀後效之圖。共奮虎威，勿教兔脫。

鐸曰：「昔萬壽寺杉師，以見鼠不捕為仁。群謂其誑語，而不知實佛門法也。若儒生一行作吏，以鋤惡扶良為要。乃食君之祿，沽己之名，養邑之奸，為民之害。如佛奴者，佛門之所必有，王法之所必誅者矣！」

祭蠹文

萬卷樓，表叔蔣觀察藏書地也。宦游於閩，經午閉置。後告假歸籍，曝其卷帙，半為蠹魚損壞。因命童子拽捕，盡殺乃止。是夜，樓中萬聲齊哭，幾於達旦，主人患之。予適借榻松韻軒中，因作文以祭曰：

嗚呼，蠹兮！秉蟲之性而不集於羶，得魚之名而不躍於淵。遨遊乎文章之府，托翰墨以為緣，爾何不學白蟻之鑽曠，與青蚨之化錢？謂書香之我嗜，願銅臭之長捐。吾聞爾祖脈望，羽化登仙。以詩書為弓冶，期無墜乎家傳。營書作穴，耕字為田。雖食古而未化，鑿其志之可憐。何期主人好事，物運屯遭。竟抄同乎瓜蔓，忽盡族而並殲。芸窗播毒，書林抱冤。識召禍之有基，吾請言其固然。穿經史以太鑿，斷詞義而不連，既毀章而裂句，亦脫簡而殘編。隱微軀於藝苑，肆魚肉之饑涎，等斯文之蠹賊，遂獲罪於聖賢。彼刀筆小吏，案牘窮年，竊爾生平之一字，輒舞文面弄權。爾宜悔悟，自省其愆。非主人之嗜殺。乃孽報之在天。賦草一束，墨汁半船，爾其享之，在此靈筵。勿為厲於龍蛇壁上，待轉丸於蜣螂糞邊。筆塚累累，卜爾長眠；硯田膾膾，表爾新阡。招青蠅之弔客，驅螻蟻於下泉；果遊魂之無恙，乘蚊背以言旋。

祭畢，而樓中之響寂矣。

鐸曰：胥吏舞文，謂之銜蠹，而讀書中無是名也。然借文字為護符，托詞章以獵食，皆可謂之書蠹。或曰：「此等詞義不連之輩，名曰書蠹，猶屬過譽。」

隔牖談詩

水繪園，辟疆冒氏集諸名士褻飲處，今廢為禪院。祁昌胡生文水，客如臯，賃僧屋以居。生負奇氣，為沈晉齋，王西園諸前輩相器重，益自喜。嘗作述懷詩，有「我豈妄哉聊復爾，臣之壯也不如人」之句。予適見之，曰：「此宋元派也。」生氣不肯下，轉以詩學源流相詰問。予唯唯。生艱然曰：「先生殆不屑教誨耶？」拂袖竟出。

予獨坐燈下，半炊許，暗中聞啾笑聲。叱問為誰，應曰：「予此間地主冒巢民也，與王桐花、崔黃葉、陳迦陵輩，魂遊於此。汝吳下阿蒙，輒敢高持布鼓，過我雷門，倘一言不智，定當麾之門外。」予曰：「冒先生餒魂無恙乎？如不見棄，乞垂明問。」因大聲曰：「古詩以何為宗？」應之曰：「四言以三百篇為法。而太似則剽，太離則詭。故東晉《補笙詩》，未脫晉人俊語。五言自西京迄當塗、典午諸家，各有一副真面目。梁、陳之際，體卑質喪。至唐陳伯玉輩，掃除顯慶、龍朔之弊，獨標風格。七言權輿《大風》、《柏梁》。洎乎魏、宋，名作寥寥。初唐頗尚氣韻，李、杜出而始極其變。後有作者，等諸自鄙無譏可也。」曰：「近體以何為宗？」應之曰：「陰、何、徐、庾，五律之先聲也。延清、雲卿，揣聲赴節，後來居上。王、孟以淡遠並轡，李、杜以壯麗分鑿，崔、李、高、岑，七律之正軌也。賓客、儀曹，態濃意遠，宗風克紹。浣花如鯨魚掣海，青蓮如健鶴摩天。至絕句，羌無故實，須求味於酸鹹之外。雖工部高才，未傳佳作。不得謂『黃河遠上』、『葡萄美酒』，獯祭者可學步也。」言未竟，忽厲聲高喝曰：「我漁洋老人，論詩六十餘年，以少陵詩史為宗。何物狂生，拈出司空三昧，教人廢學？」因笑曰：「公一代詩壇，千秋史學，何敢妄議？但《落鳳坡弔龐士元》，此題尚宜斟酌。」正持論間，有自稱崔不雕者，自稱陳某年者，嘩然縱辯。予曰：「君王桐花之弟子耶？生前以『黃葉』著名，然『丹楓』兩字，辭義雷同。想君生平傑作，惟『春水』、『桃花』一聯，差堪與『芍藥』、『薔薇』抗衡耳！至檢討公《迦陵詞集》，允堪進步辛、蘇；而梅花百首，亦止賺得雲郎捧硯，未必與『枝高出手寒』之作，問聲競響。」而諸人猶紛呶不息，因拍掌大笑曰：「冒先生相與得一輩詩人，到底樸巢一炬，餓填溝壑，惜哉！」

轉盼間，胡生長笑而來，曰：「先生不屑教誨，今已盡聞台命矣。」蓋生欲聞予狂論，詭囑同人，暗藏牖下，作此狡獪伎倆耳。予大笑。生執贄門下兩載，談文之暇，旁及詩賦詞曲。而其稿不甚收拾，往往為友人竊去。劉又酷似其師，信然。

鐸曰：「邊孝先曾為弟子解嘲，此則更同賓戲矣。師狂而弟子亦狂，師懶而弟子亦懶。狂不可學，懶更不可學也。先生休矣，弟子勉之。」

水以乙未春僦兩香庵居之，為鍵關計。庵即冒園故址也。時夫於亦客如臯。水執贄門下，相依兩載。丙申冬，挈家南來。遠隔師門，忽忽十有一年。歲戊申，夫子司鐸吾祁。越兩年，水自豫章歸，晉謁函丈。又明年，召入學舍，授以燈火，坐我春風者，殆無虛日。暇時，請觀詩文全稿，並樂府套曲請大制，悉辭以散失。惟檢行篋，得《諧鐸》五十餘條，出示水。卒讀之，遂進而請曰：「先生其有救世之婆心，而托於諧以自隱，如古之東方曼倩其人者，曷亟付之梓，以是為適人之徇耶？」比蒙許可，追憶舊聞，摭採近事如千條，釐卷十二。斯條亦係開雕時補入者。記此見師弟淵源，二十年如一日。而水徒以家貧學蕪，筆札依人。回首勝游，已成昨夢。嗟華年之不再，愧壯歲之無聞，其孤負吾師之玉成者不少矣！

辛亥六月二十一日，受業胡文水謹志。

垂簾論曲

李秋蓉，吳江徐公子寵姬也，有慧性，妙解音律。同里某生，小有才學，著傳奇，挾數種誇示徐公子。方談論間，而屏後笑聲忽縱。生又按拍而歌，屏後益笑不可支。徐微喝曰：「曲子師在座，理宜敬聽。嘻嘻出出，是何意態？」曰：「個兒郎煞不曉事。為我設青綾步障，斥之使去。」

亡何，有女子坐簾內，請客相見。生隔簾揖之。問曰：「君所制傳奇，南曲乎？北曲乎？」生曰：「近日登場劇本，有南有北，且鄉南北合套之出。是非異曲同工，何能號稱制譜？」曰：「君知北曲異乎南者何在？」生曰：「南曲有四聲，北曲止有三聲，以入聲派入平、上、去三聲之內。製曲者剖析毫芒，以字配調，誰不知者？」曰：「君知北曲異於南者，僅在入聲，而亦知平、去兩聲，尚有不合者否？」曰：「未聞也。」簾內者笑曰：「君真所謂但知其一，莫知其他者矣！崇字南音曰戎，而北讀為蟲。杜字南音曰渡，而北讀為妒。如此類者，難更僕數。且北之別於南者，重在去聲。南曲以揭高為法，北曲透足字面，但取結實。揣聲應律，未可混填，拗折天下人嗓子。」生曰：「一韻之音，亦有不同者乎？」曰：「不同。共一束鐘韻，而東字聲長，終字聲短，風字聲扁，宮字聲圓。共一江陽韻，而江字聲闊，臧字聲狹，堂字聲粗，將字聲細。練准口訣，擇其宜而施之，製曲之技神矣。」生唯唯。繼而問曰：「君所遵何譜？」曰：「遵《大成九宮》，句繩字准，不敢意為損益。」曰：「所配何宮？」生嘿然不語。

簾內者曰：「分宮立調，是製曲家第一入手處。富貴纏綿，則用黃鐘；感歎悲感，則用南呂。一隅三反，諸可類推。否則指冰說炭，縱審音不舛，而對景全乖，製曲者之大病也。其他南曲多連，北曲多斷，南曲有定板，北曲多底板，南曲少襯字，北曲多襯

字。選詞定局，自在神明於曲者。若夫五音四呼，收聲歸韻，此歌者之事，而不必求全於作者矣。」

生大駭，顧徐公子曰：「不意君家金屋有此妙才，勝張紅紅記豆多矣。」言未畢，一人捲簾而出。視之，青衣婢也。曰：「幸得婢學夫人，本領止此。否則娘子軍來，汝能無受降面縛乎？」生大窘，喪氣而出。後公子父靈胎先生，採閩中緒論，著《樂府傳聲》一卷行世，度曲家奉為圭臬云。

鐸曰：「考《樂譜·鹿鳴》之詩，首章我為蕤，有為林，嘉為應，賓為南，次章我為林，有為南，嘉為應，賓為黃，則諸律可以互通。天下無一定宮調，而度曲家必斤斤於工尺之間，豈今之樂異於古之樂歟？抑遷字就調，可以怨古，而不能怨今也！」

考牌逐腐鬼

婁東陳岳生，築別業蓮橋之西。工甫竣，家人嘩傳有鬼。陳疑其妄，移榻居焉。

至夜，見青衿者四輩，結隊而來，滿口吟哦，四肢俱帶腐氣。一老者年約五十，一四十許，其兩人十八九少年也。老者曰：「昨緣風雨敗興，今夕大好月色，盍拈題一角文藝之優劣？」三人曰：「諾。」老者袖中出紙圓數枚，命少年拈其一。展視之，蓋「視其所以」全章題也。懷中各出文具。老者登上座，四十許人聯坐其右；下一案，兩少年據之。四人閉目攢眉，搖頭搔耳，呶呶唔唔，約兩時許。老者笑曰：「今夕文機鈍塞，只得一佳破，奈何？」聯座者曰：「僕亦與翁相等。」老者取視之，破曰：「視其所以，而觀所由，察所安，而人焉瘦？」老者曰：「首句可謂英雄所見略同，特次句尚欠包括。」聯坐者請教。因出已作示之，破曰：「視其所以，而觀所由，察所安，而焉瘦瘦？」聯坐者大歎服。老者曰：「作文一道，毫釐千里。君所以長居五等，而僕儼然附四等末者，實以題無剩義耳。」言罷，童顏自負。繼視兩少年，竟無一字。老者曰：「君等英年，作文宜有豪興。奈何曳白如此？」少年曰：「世間嚴刑酷罰，無過作文一事。我等所以惡生樂死首，謂幸逃得此難耳。乃復無病自尋鳩藥耶？」老者拍手大笑曰：「吾過矣。如君言，真第一安樂法也。」俄見一小僮擔灑盒至。少年曰：「枵腹談義，有何意味？如此良宵，不如痛飲。」因陳酒肴几上，團坐大嚼，頃刻都盡。少年捧腹笑曰：「此中空洞無物，只合作灑囊飯袋也。」四十許人曰：「食肉健飯，正欲使此中有料。」老者曰：「特恐見其人而不見其出耳。」言已，各大噓。亡何，小僮斂酒具几，四人共訂後期，醉飽而去。陳始信有鬼。自此呼朋引類，無夕不擾。

時值歲試，學師遣門斗奉憲牌下鄉傳考。夜過蓮橋，投止陳墅，以憲牌置案上，擁被竟臥。四青衿嘩然入座，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。忽老者趨近案頭，見憲牌，大驚曰：「催命符又至矣！」眾環視之，面色如死灰。一少年笑曰：「我輩生前，緣此碎心裂膽，以至奄然物化，今半作局外漢，何憂鉅鹿之戰，災及壁上觀者哉！」老者曰：「君勿作太平語。冥府近有新例，陽世歲考之期，下令城隍司搜括鬼秀才，盡赴修文殿歲試。優者受上賞，劣者押入刀山獄，剝剔腸胃。今迫矣，可奈何！」少年亦色變，再三求計。

老者曰：「此原非安樂土。君等欲免此難，且各棄儒巾，卸儒服，於地獄黑暗處，埋頭項五六百年，俾持牒者無可搜捕，或可脫離苦海也！」眾皆轉懼為喜，解農脫帽裹負之，隨老者踉蹌遁去。門斗異之。

明日，述其事於陳。陳大快，並錄憲牌一通，黏諸壁上。自後，青衿輩竟不復至。

鐸曰：「曳白秀才，森羅殿猶防對策，矧敢金門待詔耶？固知李昌谷應制玉樓，惟平日嘔得心肝乃敢赴緋衣之召耳！」

妙畫代良醫

蟬溪潘琬，字璧人，美儀容，有玉樹臨風之目。妻尹氏，豔而妒。

潘謹守繩墨，跬步不離繡闥。潘有別墅，在濂溪坊里。庭前海棠數株，每當含苞未吐之時，隱度其兩鬢插戴處，定向枝頭芟剪，及花放，折歸助妝，長短疏密適合。尹嘗執花睨潘而笑曰：「此解語花也，勞卿手折，益斌媚矣！」由是，封海棠曰「花卿」，而戲呼潘曰「掌花御史」。後潘以病瘳死，尹哭之哀。一日，過別墅，適海棠盛開。尹憑欄凝睇，觸緒縈懷，忽忽若迷，歸而病殆。

尹有族弟名慧生，善繪事，聞之曰：「此心疾也，吾當以心藥治之。」遂寫海棠數十本，貌潘生科頭其下。旁繪妖姬五六人：有拈花者，有嗅花者，有執花在手乞潘生代為插鬢者，有狎坐膝頭戲以花瓣擲生面者。畫畢，竟詣牀頭，詢姊近狀。尹流涕不言。

慧生曰：「昔姊丈在時，曾浼弟畫行樂圖一卷；恐姊見嗔，久留弟處。今已埋骨泉下，諒姊見原，特歸趙璧。」因出圖授尹。尹諦視久之，面忽發赭曰：「薄倖郎有是事耶？」慧生曰：「姊誤矣！男兒離繡幃三尺，便當跳入雲霄。是非梁伯鸞，誰能謹守眉案？況已往不咎，聽之可也。」尹憤然作色曰：「若是，則死猶晚耳！吾何惜焉？」慧生佯勸而退。由是心疾漸解，不旬日，霍然竟愈。取其圖投之於火，並督家人，各持斧鐮前往別墅，盡伐去海棠之樹。

鐸曰：「此袁倩醫鄱陽王妃故智也。哀思乍平，妒心又起，海棠之伐，與阮宜婦砍桃何異？劉孝標之三同，王文穆之四畏，吾知泉下人猶為膽落。」